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THE CHILDREN OF THE SKY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THE CHILDREN OF THE SKY

银河界区三部曲 [1]

天空的孩子



[美]
弗诺·文奇

李永学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THE CHILDREN OF THE SKY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THE CHILDREN OF THE SKY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THE CHILDREN OF THE SKY

VERNO R VINGE

银河界区
三部曲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III]

THE CHILDREN
OF
THE SKY

天空的孩子

△

[美]
弗诺·文奇
著

VERNOR
VINGE

李永学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UnRead

—
文艺家

献给卡罗尔·D. 沃德与约翰·D. 文奇

谨在此向以下为我提供过建议与帮助的人士致谢：

戴维·布林、约翰·卡罗尔、辛迪·千、霍华德·L.戴维森、罗伯特·弗莱明、迈克·加尼斯、切丽·库什纳、基思·迈耶斯、萨拉·巴斯·迈耶斯、汤姆·芒内克、戴安娜·奥斯本、玛丽·Q.史密斯。

我的编辑詹姆斯·弗伦克尔为本书贡献了大量时间和心血，我对他心怀感激。《天空的孩子》的诞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吉姆与托尔图书出版社对我很有耐心。我知道，关于上一部小说我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本书的工作量几乎是上部小说的四倍。

PART ONE

[飞船山之战两年后]

如何才能引起世界首富的注意？

自他记事以来，维恩戴西欧斯始终致力于攀附王族。他做梦也不曾想过，自己会沦落到要靠一位平民商人施怜的境地。现在，他正带着硕果仅存的一名仆人，在东部家园工业区查找一处地址。

这条路比刚才那条更窄了。世界首富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

小巷两边有几道沉重的大门，眼下所有大门紧闭，但上下班时想必这里也是人潮涌动。墙上每隔一两米就贴着一张海报，却不像他们在别处见过的那种广告，只是简单写着需求和通告：“上工前先洗爪”“无预付工资”“应聘向前走”，诸如此类。最后一张海报上的箭头指向夹巷尽头宽大的双开门。这里充斥着一种庸俗浮华的格调，只是……维恩戴西欧斯一边走，一边死死盯着头顶上方高耸的城垛。那应该只是往木头上抹了层灰浆吧。但如果真是石头做的，那就意味着商业至上的东部家园正中心隐藏着一座坚实的要塞。

维恩戴西欧斯停下脚步，挥手示意仆人继续前行。切提拉蒂弗尔朝巷尾走去，一路为他亲爱的主人高唱赞美歌。还没等他走到门前，双开门猛地敞开，一大队组件蜂拥而出。这十来个组件如同哨兵般一字排开，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维恩戴西欧斯几乎就要抬头去找城垛上的弓箭手了。

那个巨大的共生体呆呆地看着他们，然后用命令的口吻大声问道：“你们来找活干？识字吗？”

切提拉蒂弗尔停下歌功颂德，答道：“当然识字，但我们不是——”

看门人立即打断他的话：“不打紧，我这里就有申请表。”他的两个组件快步走下台阶，嘴里叼着几张纸，“我会给你们解释清楚的，然后你们签上字就行。大掌柜给钱多，住得好，每十天休息一天。”

这下可把切提拉蒂弗尔气坏了：“听着，老兄，我们不是来应聘做工的。我家主人——”他毕恭毕敬地向维恩戴西欧斯欠了欠身，“是来为大掌柜推荐新的产品和商机的。”

“不会写字就按爪印——”他终于听明白切提拉蒂弗尔的话，这才住了口，“不是来找活的？”他注视着他们，打量了一会儿切提拉蒂弗尔的时髦装束，“是了，看你们这身行头就不像来应聘的，我早该发现的。”他想了想，“你们走错门了，商务访客应该去商务中心。你们往回走五个街区，到大掌柜的中央大厅去。慢着，我给你拿张地图。”那家伙丝毫没动。维恩戴西欧斯随即发现，这个共生体的组件数量比他想象的还要多，一直延伸到建筑物内部他看不见的地方。这帮东部佬，恐怕再离奇的状况都应付得了吧。

切提拉蒂弗尔拖着步子回到维恩戴西欧斯身边，走在最前面的组件愤愤不平地嘟囔起来：“整整三公里路呢，就为了绕去这破房子的另一头！”

维恩戴西欧斯点点头，绕开仆人走上前去，直接对看门人说：“我们为了帮助大掌柜，大老远从西海岸过来。我们理应受到礼遇，而不是宵小之辈的推搪！”

看门人最靠前的那个组件吓得直往后退。从近处看，维恩戴西欧斯可以断定，对方并非军用共生体。除了在宴会上，他八成还没杀过任何活物。事实上，这家伙神经也太大条了，对于眼前逼人的杀气竟全然没有察觉。很快，他重整队形道：“尽管如此，先生，我必须服从命令。商务访客还请前往商务中心。”

切提拉蒂弗尔嘶吼起来，满满的杀意，维恩戴西欧斯则挥了挥手，示

意他安静。只是，维恩戴西欧斯确实不想绕道去正门，不仅仅是图方便。他现在意识到，发现这个边门是他们意外交了好运。尽管木女王的奸细不太可能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但知道大掌柜和维恩戴西欧斯有联系的人越少越好。

他礼貌性地退了几步，离开看门人一段距离。如果他能找个有脑子的人谈谈，通过这里应该不成问题。“或许那条命令对我不适用。”他说。

看门人苦苦思索了将近五秒钟，最后说道：“但我想它适用。”

“那好吧，我们在这里等地图送来，你或许可以趁机请示一下危机处理部门的相关负责人。”维恩戴西欧斯可是为这种时刻储备了不少诱饵，“告诉你们的头儿，就说他的访客有外层空间入侵者的消息。”

“从哪儿来的什么？”

“我们有一些与‘人类’相关的目击信息——”看门人依然摸不着头脑。“见鬼，伙计，就是关于那些螳螂怪的事！”

提及螳螂怪，前来接待他们的可就不是什么看门人的主管了。来者是个五体，在指挥系统中级别要高得多！这位瑞玛斯里托菲尔问了几个尖锐的问题，然后摆手示意他们跟上。没几分钟，他们便从看门人的组件当中穿过，走上一条铺着地毯的走廊。维恩戴西欧斯四下打量着，努力掩饰笑意。内部装潢完美体现了与巨额财富不相匹配的低下品位，足见这位新晋富豪的愚蠢。他们的向导倒是很不一样。瑞玛斯里托菲尔的大部分组件身形纤细，但口鼻和身侧伤痕累累，毛皮下健实的肌肉线条流畅。他的眼睛接近浅黄色，算不上友好。

他们走了很久，那位向导几乎一言不发。终于，他们来到走廊尽头。那是一扇只够单个组件通过的房门，比起世界第一平民富翁的办公室大门，反倒更像兽穴的入口。

瑞玛斯里托菲尔打开房门，探头进去：“我把外来者带来了，阁下。”

房间里传出一个声音：“你应该说‘我的大人’。我今天觉得‘我的大人’听着更舒服。”

“遵命，我的大人。”瑞玛斯里托菲尔说，但他留在走廊里的四个组件都厌恶地摇着头。

“好了，别浪费我的时间了。让他们进来吧，屋里有的是地方。”

维恩戴西欧斯的组件依次通过狭小的入口，装作不经意地四下张望。煤气罩灯高高挂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在罩灯上方，维恩戴西欧斯隐约能看到躲在横木后的一位保镖的部分组件。没错，房间是很大，但塞满了东西。是些什么呢？不是走廊里那些珠光宝气的摆件。这里到处是装备和配件，还有倾斜的大号画架，上面铺着未完成的图纸。几面书墙高耸，需要站在横木上，动用绳索和滑轮才能拿到最上层的书。维恩戴西欧斯的一个组件与书墙之间不到一米的距离。这里完全没有文学著作，大部分是些分类账簿，最上面的像是装订成册的法律文献。

只闻其声的发话人继续说道：“走到我能看到你们所有组件的地方！真见鬼，你们就不能走商务访客入口吗？我建造那个王座室可不是当摆设用的。”说到最后，他抱怨似的喃喃自语起来。

维恩戴西欧斯费劲地穿过满屋的杂物。他的两个组件从画架底下钻了过去，其余组件也紧跟着来到房间中央。切提拉蒂弗尔挪动身子让出道来，他在经历了片刻的思维混乱后，终于得见这位大掌柜的真容。

这是个组合欠佳的八体。维恩戴西欧斯不得不数了两遍，因为较小的组件总是四处乱跑。核心部分是四个中年组件，看不出任何贵族或军人特征。其中两个戴着各地会计都喜欢的那种绿色遮阳帽，另外两个正在翻阅一本账簿。显然，他先前要么在清点钱款，要么在考虑削减开销，要不然就是在干其他生意人该干的事。

大掌柜恼火地瞪着维恩戴西欧斯和切提拉蒂弗尔：“你们说自己了解螳螂怪，最好真是这样。关于螳螂怪我知道得也不少，你们可别想撒谎。”他努努嘴，示意维恩戴西欧斯走近一点。

要待之以皇家之礼。维恩戴西欧斯的两个组件俯身向大掌柜靠近。这下，大掌柜的所有组件都注意到他了。那四个小组件都是还不满两岁的幼崽。它们不再围绕四个会计做不规则运动，其中两个缩在成年组件身后，另外两个已经进入维恩戴西欧斯身边一米以内的区域。这些幼崽是大掌柜完整人格的组成部分——只是勉强够格，而且只在它们愿意的时候才加入。它们的思想声吵得维恩戴西欧斯难以忍受，他不得不强迫自己，才能勉强留在原地。

大掌柜很没礼貌地在他身上戳戳点点了一通，然后问道：“说吧，你们是怎么知道螳螂怪的？”

“我亲眼见到他们的飞船‘纵横二号’从天而降。”维恩戴西欧斯用了人类对那艘飞船的称呼，发音单调而干脆，地道的舶来品，“我目睹了飞船上的闪电武器只用一下午的时间就让一个庞大帝国灰飞烟灭。”

大掌柜点了点头。对大部分东海岸共生体来说，木女王的那场胜利不过是天方夜谭，但大掌柜显然不在此列。“小子，你说的这些也不是什么新闻——虽然知道那艘飞船名字的共生体寥寥无几。”

“我的大人，我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我会说螳螂怪的语言，知道他们的秘密和计划。”此外，右数第三个组件还背着他们的一台数据机，但他还不想亮出底牌。

“哦，是吗？”大掌柜微笑着，显得精明而多疑，就连幼崽也是相同的神情，“那你们又是谁？”

这问题攸关生死，但他迟早要坦诚相告的：“我的大人，我名叫维恩戴西欧斯，我是——”

大掌柜的所有组件猛地抬起头来：“瑞玛斯里托菲尔！”

“我的大人！”那个瘦小的五体堵住了唯一的出口。

“取消所有预约。今天不再会客了，谁也不见。叫萨里米诺弗恩负责好换班工作。”

“遵命，我的大人！”

大掌柜的四个成年体放下账簿，所有组件都看着维恩戴西欧斯：“我们会验明你的身份的，先生。我保证会谨慎处理，不过得彻查清楚。”看得出来，大掌柜热切希望这是真的，眼下连幼崽都规规矩矩的，“你是木女王的间谍首脑，被判犯有叛国罪。”

维恩戴西欧斯的所有组件都昂起脑袋：“完全正确，我的大人，但我以‘叛国’为荣。木女王和螳螂女王以及她的蛆虫们结盟了。”

“蛆虫？”大掌柜瞪大了眼睛。

“是的，我的大人。‘螳螂’和‘蛆虫’指的是同一物种的不同形态，他们自称‘人类’，‘螳螂’则用来指代成年人类。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两足行走的生物，阴险邪恶，不过始终是单体。”

“真正的螳螂是昆虫，只有这么高。”一只幼崽张开嘴，比画了一个不到五厘米的高度。

“天上来的螳螂肩高足有一米五。”

“这我知道，”大掌柜说，“但蛆虫呢？成年螳螂怪的幼崽？”

“一点儿不错。”维恩戴西欧斯最靠前的两个组件又朝对方挪了挪，以表信任，“有件事您可能还不知道，听完后您会更加认同这个比喻的。事实上，来自天空的侵略在飞船山之战近一年前就开始了。”

“在木女王大举北伐之前？”

“是的，北伐之日往前推三百五十天，一艘比‘纵横二号’小得多的飞船秘密着陆。您知道船上载的是什么呢？我的大人，第一艘登陆舱里是

满满一舱的蛆虫卵！”

“这么说那才是入侵的真正开端，”大掌柜说，“就像昆虫的蛆从卵中孵化后四处横行，这些人类将侵占整个世界——”

切提拉蒂弗尔插嘴道：“他们会把我们吞噬干净！”

维恩戴西欧斯瞪了他的仆人一眼：“切提拉蒂弗尔的比喻用过头了。眼下蛆虫们还小，成人只有一个，也就是螳螂女王拉芙娜。但想想吧，拉芙娜和‘纵横二号’才来两年，她已经控制了木女王的王国，还把领土扩张到整个西北地区。”

大掌柜的两个成年组件正心不在焉地摆弄着一种计算工具，上下拨动着算珠。果然是个算数狂。“螳螂们——尤其这个拉芙娜——是怎么控制思想的？因为声音足够响亮，能淹没其他人的思想声？”

这是个试探性的问题。“并非如此，我的大人。就和昆虫一样，人类思考时没有声音，完全没有。他们就如同行尸走肉。”维恩戴西欧斯稍做停顿，“我的大人，我不是要您轻视这种威胁，但只要我们联手，就能战胜这帮家伙。人类非常愚蠢！这并不意外，毕竟他们只是单体。据我估计，最聪明的人类也不会比一个搭配不当的四体强多少。”

“真的吗？连拉芙娜也是这样吗？”

“没错！他们连最简单的算术都不会，还不如街头小贩。他们几乎对声音毫无记忆，就连人耳能听到的声音也不行。和螳螂这种昆虫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偷盗和寄生。”

大掌柜的八个组件纹丝不动地坐着。维恩戴西欧斯能依稀听到一些零碎的思想声，混杂着算计、惊奇与迟疑。

“这说不通啊，”大掌柜终于开口，“我自己也做过调查，知道一些你说的事情。但那些螳螂怪是最优秀的发明家，我测试过他们的黑火药，我还听说过使用这种火药的弩炮。他们还有我仿造不来的其他发明，他们能

飞！他们的‘纵横二号’或许真的已经坠毁，但他们还有一艘小型飞行器，几乎只有小艇那么大。去年，就在镇子北面，有几个可靠的共生体见过。”

维恩戴西欧斯和切提拉蒂弗尔交换了一个眼色。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维恩戴西欧斯高声说：“我理解您的意思，我的大人，但这和我说的并不矛盾。螳螂人只不过是把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偷来占为己有而已。我有……消息来源……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这么干。结果，受害的种族终于烦了，将他们逐出天空。他们拥有很多东西，但他们理解不了，也无法复制。这些设备终究会消耗殆尽的。您说的反重力飞艇就是一例。此外，这些家伙也偷走了我们的许多发明，而且还在继续偷。就以您提到的黑火药为例吧，它可能早就被某个极富创造力的共生体发明出来了，很可能就是加农弩炮的真正发明者。”

大掌柜没有马上回应，看上去大为震惊。维恩戴西欧斯自从听说大掌柜以来，就一直怀疑这个共生体有个特殊的秘密，一个足以令其坚定不移地支持维恩戴西欧斯的秘密。这还只是他的假设，但——

终于，大掌柜回过神来：“我也怀疑过……黑火药和弩炮……我记得……”他一时又失了神，成年和幼年组件彼此分开。幼崽们满地乱跑，像绝望的残体那样哀鸣。很快，大掌柜重新振作起来，“曾经……我也是个发明家。”

维恩戴西欧斯指着满屋子的机械装置说：“依我看您现在也是，我的大人。”

大掌柜好像没听见他说话，自顾自说道：“但后来我分裂了，与我分离的兄弟最后离开这里去了西海岸。他总是有那么多点子。你觉得会不会是——”

正是！但维恩戴西欧斯说出的话却更为谨慎：“我的消息源还在，先生。或许这方面我也能助您一臂之力。”

太多不可能的事了。拉芙娜在做梦。她很清楚，但就是醒不过来。她只能在恐惧中观望与承受，因恐惧而窒息。瘟疫舰队包围了她，飞船如同烂泥里的虫群一般聚集。舰队原有一百五十艘飞船，还有大批无人机。如今无人机已被拆卸一空，许多飞船也不在了，其中一些也被拆卸掉了。只要对瘟疫有好处，船员也可以被拆卸，或者直接被驱逐。她能在梦里看到数以百计的尸体，有人类、迪洛基人，甚至还有车行树。

瘟疫远在将近三十光年外一个普通的恒星系里……拉芙娜和孩子们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这足以证明一切只是梦境。在宇宙的这片区域，光速是极限速度，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比光快，因此三十光年远得几乎无法跨越。她不可能知道敌方舰队的近况。

舰队在死亡中浮沉，但它本身并未死去。若能靠近仔细看看这些飞船，便会发现其间有东西在动——构建仍在继续。这支舰队曾经是神明的一只手，如今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让神明复活。即便受困于弹丸之地，策划和构建仍在进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迫使一息尚存的船员竭力工作。如有必要，这一过程可以历经千百年，培育出新的船员以弥补人员的自然损耗。该程序的终极目标是生产出星际冲压飞船。这种飞船将成为爬行界的最高科技，运行速度接近光速。

也许现在一切努力都没有必要了，因为就像拉芙娜能看到瘟疫一样，瘟疫也能看到她。这位受困的神明对她说：规则变了。我来了，我来了，比你料想的快得多。

拉芙娜突然惊醒，剧烈地喘息。

她躺在地板上，弯曲的右臂疼痛不止。我肯定是摔下来了，多么可怕的梦。她挣扎着坐回椅子上。此刻，她不在“纵横二号”自己的舱室里，那里的自动化系统会在她落地之前使地面变软。她茫然四顾，试图理解当前的状况，但她记得的只有那场梦。

她的手抚过椅侧。这是把木头椅子，和桌子一样，同为当地爪族厂家生产。墙壁是淡绿色的，逐渐与同为淡绿色的地板融为一体。她花了好半天才认出这里！她在孩子们的登陆舱里，木女王的新城堡之下。她把脸埋进手心，静候片刻直到周围停止天旋地转。眩晕感终于消退，她靠向椅背，试图思考。直到梦境的最后几分钟之前，一切似乎都还合情合理。

她记得自己去了地下墓穴，检查孩子们的冬眠箱。城堡的这块区域运用不同时期的各种科技，从冷兵器时代一直到业已落幕的超限界文明时期。墙壁是用凿子和锤子雕成的，照明用灯则是从“纵横二号”上借来的。两年前，他们从斯特劳姆登陆舱上取下冬眠箱，将它们转移到这里。这里空间充足，能保证容器间距，以便冷藏设备散热。

一半的冬眠箱都空了，原本睡在里头的人都已醒来。这几乎包括了年纪较长的所有孩子。他们现在要么住在新堡镇，要么住在镇郊，有些来这里上学。只要她仔细听，就不时能听到孩子们的尖声大笑，还混合着共生体的咯咯叫。

可我后来进登陆舱又是为了什么？哦，对了。她原本只打算待上几分钟，从外面透过窗口看看那些仍在沉睡的小家伙就行了。他们正懵然不知地等待着，直到有足够的人手来照看他们。尝试唤醒的工作几乎成了例行公事，只是经检测，有些冬眠箱已经濒临失控。她要如何拯救这些崩溃容器里的孩子？这就是她今天来的原因：回顾提莫·瑞斯特林的唤醒过程——那是她第一次尝试修复冬眠设备。